



第一次同她打交道,就闹了小小的不快。按照送货单上的地址,她找不到我家的门牌号。电话里询问,我告诉她到某某超市门口就行。

隔了一会儿,她来电话说到了。我急匆匆下楼,环视四周,并未看到有送快递的。打电话去问,她说我就在这里等你呀。我们在电话里说来说去,怎么也说

不明白。我有些生气,电话那端却不说话了。我更气愤了,忽然听到她大笑:原来这附近有两个名字相同的超市,你等一下,我马上就到。说真的,刚搬来不久的我,还真的不知道有两个名字相同的超市。

超市门口徘徊的我还是没有认出她,直到她扬起包裹喊我。当她结结实实站在我面前的时候,我忍不住打量起她。和她的声音一样,高大、强壮、明朗,脸颊上两朵红晕,风吹日晒,也许受过不少苦吧。看她的年龄,我足以喊她阿姨了,本来想责备她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
她嘿嘿笑着向我道歉,解释道:我刚来不久,还不熟悉,以后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。她笑起来的时候,脸上的高原红一点也不难看,像开在脸上的两朵花,红艳艳的。我噗嗤也笑了,这种情况怎能怪她呢?

之后果然常常见到她,有时仅仅是路上碰见,她也会递过来一个大大的笑容和一句温暖的问候。她有着乡村人的朴实和热情。

一次,来送件的竟是一个清瘦的大男孩。男孩说,他母亲昨天淋了雨,感冒发烧,怎么劝都不肯休息,怕耽误已领回的件。我抬头一看,远远的马路对面,她坐在车上,恹恹的。看到我,她挥了挥手,仍然热情地向我笑。

后来,我知道了她竟是一个如此不凡、刚强的女人。只有小学文化的她,供着两个孩子都读了大学。原本,她是个在家缝缝补补、照顾孩子的幸福小女人。十几年前,丈夫在一场灾难中离世。悲痛欲绝地擦干眼泪,她以柔弱之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,一点一点把自己锤炼得坚不可摧。她在采石场做过工人,攒了一点钱,买了一辆三轮车,做起了卖菜的生意。两个孩子陆续考上大学后,她也在亲戚的介绍下,到孩子所在城市送起了快递。

不久后的一天傍晚,在公园里,看到她和女儿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聊天,叽叽喳喳的,不像母女,像两只快乐的鸟儿。夕阳的余晖洒在她的身上,宛若给她镀了一层金粉,明亮得晃人眼。

【世相】

送快递的女人

□耿艳菊

候机。候机厅的服务人员拿出我的登机牌登记,温柔地问我喝红茶还是咖啡,告诉我等一下会通知我走专门的通道登机——这通常是我

最享受的部分了。可是那次,等了好久后我猛然发现,航班已经错过了,她忘了叫我了!赶紧去找服务人员理论,他们态度挺好,一通打电话,找王哥、李哥帮我改签,然后拖着我的行李箱和我一起狂跑,把我塞进正在登机的改签的航班登机口。从此,我都是老老实实自己找登机口坐着等,不摆那副我

见过世面的样子了。我们创业的时候,找企业代工护肤品,关于护肤品的品牌,足足商量了好几个月,主要是怕自己一不小心做成百年企业,这个开局就显得很重要了。前几天在直播间买了一双鞋,说得千好万好,拿到手,我想看看鞋的品牌,试图从文字的玄妙程度了解产品定位。拼了半天鞋底的字母,发现是汉语拼音:一人一双。现在大家创业做产品,都这么随心所欲了吗?抱怨归抱怨,找不到合适的鞋,也就拿出来穿了,好不好坏。

还有一件事,去年关注了一个公众号,前几天他们发了一篇文章,我觉得写得挺好,人到中年,这种鸡汤类文章总是可以给生活一点提醒。正准备转发给朋友,结果看到文章下面标注,是AI创作的。

这个世界啊,真的到处都很混搭。你以为高高在上的,其实很凑合,很平易近人。知道了这个道理,就可以放低对世界的期待了,也放低了对自己的期待。

对高级商场角落里的纸箱,对画展中没摆正的画框,对文章中的错字,对落了灰的演出服,对已经过时的路边指示牌,对P过度的照片,对迟到的采访对象,对没精打采的爱人,对自己那些或主动或被动的糊弄,都可以一一放过。

对将来可能遇到的所有不完美,也提前原谅了。

闺蜜家的孩子,更是怀疑“抱错了”。闺蜜两口子都是985大学毕业的,打小都是家里最听话的孩子,偏偏生个儿子,下地起就不曾好好走路,连跑带滚的,大人眼一错,就无影无踪,多少次带去超市、公园,最后总得去广播台寻人才能回家。读小学时三天两头请家长,这娃不是伸腿让同学绊了大跟头,就是用铅笔戳破别人胳膊,再不就是考了倒数,请家长加强督导。随着孩子长大,闺蜜对娃的期待值就像网上流行的二维坐标图,箭头陡坡式下滑:上名校——本科——大专——职业技校——能养活自己——不犯法,正常人就行。

“我和他爸的基因,在他身上神奇地消失了。”闺蜜说起娃,是有些郁闷的。

这样看来,“花不对板”比起“娃不对板”,要好得太多。

有多少孩子,能全然符合父母的期许,全盘吸收上一代的优良基因呢?虽然没有统计数据,我总觉得不会太多。可是,你会因为他不是理想中的孩子,就放弃他,不爱他吗?

表妹问我,会不会去找商家扯皮退花款?我说“不会”。我喜欢我现在的这盆花,虽然不是“维纳斯”,没那么珍稀美丽,可是我为它付出了好多个精心照拂,满怀期待的晨昏,看着它一天天长成现在的模样,它平凡又独特,是独属于我的花儿。仔细看看,独属于你的那个孩子,虽然“不对板”,但是也真的很不错呢!

成长的过程,真的就是认识到世界总是虚张声势、其实漏洞百出的过程。

我读大学时,学校门口开了一家咖啡厅。30年前,感觉那里特别高级,一杯饮料要15元——那时候校门口的馄饨才0.5元一碗呢。有一次我咬牙进去一探究竟,正襟危坐点了杯香蕉牛奶。可能是因为太冷清了,店里的材料都不齐,开店的女生说,牛奶没了,这个牛奶是我自己喝的,拿出来做给你了。原来这么随意呢。

我做第一份工作时,有一天早上,女上司打电话给我,挺急的,说她上班忘了穿内衣,让我上班路上,在单身员工宿舍旁边菜市场的小店里帮她买一件。我惊讶得要命,这么精致、严谨的职业经理人,也和我一样糊涂啊。现在想想,当年她刚生了娃回公司上班,肯定每天都忙得四脚朝天。而且,28岁的她和刚毕业,23岁的我,不应该是一对小姐妹吗?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距离感。

还有一次是看话剧,演员谢幕后我又在现场跟着大家一起欢呼了好一阵,才依依不舍地走出剧场。等公共汽车回家的时候,发现有一个演员也在等车,甚至还穿着演出时的衣服,脸上的妆也没卸。我觉得他不是特别开心的样子,不太像一个喜剧演员,没敢和他说话。我们各自搭上百自的车,回家了。

前两天我坐飞机回广州,是一个中转的航班。中转的时候乘客通常要下机,但这一次机组说,为了加快速度,继续乘机的乘客就不用下去了,等后续的乘客登机。这个过程中,清洁队上飞机做清洁,我发现他们没有擦下机乘客用过的小桌板,也没有换座位头部那个一次性纸巾,可能是因为时间紧,一队人上来,胡乱抓走了座位上的垃圾,就下去了。原来这清洁做得这么草率啊。

还有一次我在机场VIP候机厅

买了一棵名为“维纳斯”的蝴蝶兰花苗。日照、通风、浇水、追肥,精心养护,三个月后,终于羞涩地绽放出第一朵花,花瓣玫粉色,中间一点嫩黄蕊。我对着花儿,哭笑不得——因为它和所谓“维纳斯”长得根本不一样,“维纳斯”应是橙黄色花瓣。花不对板,是买花苗常遇到的风险。

想当初,我还挺高兴买到了稀有品种,如今看,是空欢喜吗?和表妹说起这事,她笑着说:这和生娃一样,开盲盒,通常是开不到你理想中的品种的。

表妹话外有音。她身处艺术世家,自己是钢琴老师,丈夫在音乐附中教民乐,公公是省级乐团的作曲兼指挥,如此优越的禀赋条件,表妹怀孕期间,肚里的崽就被寄予厚望。用她的话说:我娃胎教听的交响乐比普通人家一辈子都多,三岁时认得的乐器比玩具多。小学毕业了,音乐世家小子突然变得叛逆,一秒钟都不肯再碰钢琴,把几张乐器考级证书全扔掉了,对他妈大喊:“我最讨厌的东西就是钢琴了!”全家人干瞪眼,青春期的孩子,强扭不得,无奈眼看他放弃了艺专生的道路,“自由飞翔”了。如今这孩子有空就抱着《国家地理》看,在科技馆一待就是大半天。

“他说以后想去学天文,观察星象,天啊,这么冷门的东西,咋就业啊?”表妹发愁。

“学啥门类都好,你静观其变吧,反正,就不要再期待家里出个郎朗了。”我说。

【浮生】

我们的混搭生活

□丹萍

【读心】

娃不对板

□董卉欣

【市井】

人间一碗饭

□李骁



去年,一个朋友出版了一本黑白照片摄影集。照片中,一位有着松树皮般皮肤的老人,头顶白花花

的头发,在小镇屋檐下卖着白花花的豆腐。那天的生意似乎有点冷清,老人斜靠在门前打瞌睡,口水流在胸前。老人一生的职业就是做豆腐、卖豆腐,是祖传的手艺。一位蹒跚的老太太,搀扶着她的老伴,提着一篮子自己做的鞋垫去小镇的石拱桥上叫卖。一个中年丧妻的男人,有着深深的眼袋,靠在妻子的坟边喝酒,他是小镇上的修鞋匠……

我所住的小城,与一个大城市保持着恰当的距离,它方圆不过六七公里。这六七公里范围内的楼房中,林立着机关、商场、学校、银行、花园店……在小城,和我交往的人,大多隐于街巷中,他们是凭着一个小店、一个小摊点过日子的人。

长着山羊胡的老林,废品回收店已开了十多年,他就靠这个店养活全家五口人,还供儿子读完了研究生。有一次,我看见他把报刊收回来以后,戴着老花镜开始读报。我到老林的废品店去卖报纸,老林从黑漆漆的屋子里抱出一个剪贴簿,里面全都是我发表在报刊上的文字。老林说,你必须把这些保留下来,这都是你的心血。我动情地一把搂住了老林。

阴雨连绵的一天,我有点郁闷,做啥事也提不起兴趣,便去了老林的店里。老林买来卤鸭子,我就在他店里喝酒,一只鸭子差不多都被我啃完了。啃完鸭子,我突然感觉生活是多么温润美好。老林的老婆住院后,我陪他在医院睡了一晚上,实际上我整夜也没睡着,半夜听见有家属哭着把亲人推向太平间。老林的岳母去世后,我陪他在灵堂掉泪、烧纸,帮忙起草相当煽情的悼词。和老林这样的人交往,感觉是人性深处的暖光把一些悲观、黯淡的浊流给幽幽地照亮了,然后持久流淌,恢复一个有理性、有秩序的人生。



卖油饼的周三,戴着七百度的近视眼镜炸油饼,业余时间爱写几句打油诗调侃人生,我喜欢他那憨相,我们都是很少算计别人的人。周三炸的油饼脆、薄,中间还有一个扇形的洞。我有次从海口回来,从机场直奔周三的油饼铺,捧着刚出锅的油饼,一口狠狠咬下去,然后从油饼的洞里一眼望出去,街市轮廓如在浪中晃动,原来是我眼里有了泪。

在老城一条巷子里理发的老秦,二十多年来就是一个价,理发一次5元。老秦笑呵呵地说,够了够了,还有赚的。卖老面馒头的仇大嫂,去年除夕,我是在她打烊的店里吃了一个老面馒头才回家的。一年的最后一天,我吃上这样一个老面馒头,心里才有了踏实感,感觉一年的时光不再是轻飘飘如幻觉般过去。还有配钥匙修伞和卖水果、窗帘、地砖、灯泡的小店里的人,他们也在给我的人生提供着无微不至的服务。要是哪天经过他们的店铺,突然发现关了店门,我心里总会怅然若失。

我结交的这些人,都是凭一点手艺、一个店铺诚实谋生的人。想起那年,我那忧愁的爸,面对我整日埋头写朦胧诗的样子,叹息道:“这娃咋活下去啊?”还是我妈乐观,她大声说:“急啥子?老天总要赏他一碗饭吃!”